

法国诗人谢尼埃读《诗经》

钱林森

安德烈·谢尼埃（André Chénier,1762-1794），法国 18 世纪末期英年早逝的大诗人。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父亲时任法国驻土耳其领事，母亲是博雅多才的希腊女子。在母亲的培育下，谢尼埃从小就学会了古希腊语，熟悉并喜爱古希腊文化，特别热衷古典诗歌。1773 年，他十一岁时，随父母回到巴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栽培，在母亲主持的文化沙龙里耳濡目染，十四岁就翻译古希腊抒情诗歌。二十岁时曾一度进入军队，不久便回到巴黎，广泛阅读，开始诗作试练，初试锋芒，就显露其创作才华。1787 年后，他出任法驻英大使秘书，开始卷入国内政治斗争，1789 年法国大革命初期，曾一度投身革命，后对雅各宾专政不满转而敌视革命。1791 年从英国回国后，他坚守保皇党立场，撰文赋诗，攻击罗伯斯庇尔，为谋杀马拉的女凶手颂歌。1794 年被捕，在狱中写完《田园诗集》（*Les Idylles*）和《哀歌集》（*Les Elégies*），服刑前写出《讽刺诗》（*Les lambes*），尚有两首未完成的长诗。1794 年 7 月，他于雅各宾派恐怖政权垮台前两天被送上了断头台，年仅 32 岁。他的诗作直到 1819 年才得以问世，他作为法国 18 世纪和整个诗歌史上大诗人的地位，直至 1862 年全集出版后才得以确认。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这位英年早辞、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其遗作中还弥足珍贵地留下了一份思考中国、阅读《诗经》的珍稀文献《中国文学笔记》（*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¹，生动有力地透露了法国 18

¹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ite in André Chénier, *ŒUVRES COMPLETES*, PP.775-779. texte établi et annoté par Gérard Walter, ce volume, le cinquante-septièm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ubliée par la librairie GALLIMARD, à été achevé d'imprimer le 4 février 1950. (安德烈·谢尼埃《全集》第775-779页，吉拉尔·瓦尔特编注，巴黎，加利玛七星文库57版，1950年2月4日)，感谢杨振

世纪末“中国热”退潮后中法文化文学关系的某些独特侧影，因而引起了我们探索的兴味。

1， 阅读中国：热爱中国的“美妙之处”

相比于身处“中国热”勃发、法中文化关系盛世，主宰 18 世纪文坛的“悲剧诗人”、启蒙作家领袖伏尔泰，及其他驰骋文场的启蒙作家、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前贤，生于“中国热”退潮期、年少早逝的谢尼埃，无论从何种层面上看，都是“小字辈”。这位短命的小字辈诗人，何以能在中国热落潮之时，依然如前辈启蒙作家那样，采撷中国素材，思考中国思想和文化？到底是谁，是什么机缘引领他阅读中国、通向中国而与之相遇的？在其短促的生命旅程和创作生涯中，他为何独与被排斥的中国和退潮的中国文化、文学相逢结缘？这都是我们所关注、需要加以探讨的。

据笔者时下所掌握的材料看，诗人谢尼埃，大约是得之于其朋友弗朗索瓦·德·庞热 (François de Pange)² 的推荐，阅读中国读物而与中国相遇，进而与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相逢、结缘的。其时正当诗人初登诗坛一展风采、英姿勃发的青年时代，即大约 1783-1792 年间，时值中国文化热退潮期、排斥中国之风兴起之际，正临大清帝国盛世末期。据考，谢尼埃最初接触的中国读物，是 18 世纪法国 (欧洲) 三大汉学论著之一《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该论集从 1776 年到 1814 年一共出了 16 卷，谢尼埃读了前 9 卷 (该卷出版于 1785

博士、季鸿女士协助笔者查载、编录、整理，本处引文原文均据吉拉尔·瓦尔特编注、安德烈·谢尼埃《全集》第 775-779 页，加利玛七星文库 57 版 (1950)。

² 据考，德·庞热也曾写诗，后来放弃了。为此，谢尼埃还赋诗一首。庞热主要是位道德家，拥护君主立宪制，但其政论文也流露出民族思想，研究过“孔夫子的语言”。Cf. Introduction in *ŒUVRES de François de Pange*, ed. Louis Becq de Fouquières. Paris 1872.

年)。与此同时，诗人还阅读了当时颇具盛名的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之《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冯神父系康熙盛世康熙帝本人所器重的耶稣会士之一³，他之撰译《中国通史》历六年始成，原书稿先寄赠里昂图书馆，后转赠道院长格鲁贤（Grosier,S.J.）神甫，由他于1773至1783年间在巴黎刊行⁴，共13卷，格鲁贤编辑出版冯神父这部《中国通史》时，将自己所撰《中国概述》⁵列入最末一卷即第13卷。鉴于冯氏《中国通史》原本张本为宋朝朱熹《通鉴纲目》，编译者“先采录《通鉴纲目》之文，然后杂采他书以益之，尤详于明清两代事迹。”故而《中国通史》内容丰富、广博，清盛世列代君王的武功文略之英雄业绩“尤详”，致使阅读该书的法国诗坛才俊谢尼埃，读到了东方帝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⁶乾隆皇帝的田园主题诗，情不自禁地如前辈大师伏尔泰一样，发出了由衷的赞美，而由此与中国诗歌相遇相识。一如艾田蒲先生所指认的那样，这就引发了谢尼埃这位锐意创新“法国诗歌的革新者”之阅读兴趣，以期“从中国诗歌中提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⁷这一点只需我们细读谢氏《中国文学笔记》便可了

³ 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字瑞安，法国比热（Bugey）地方之贵族后裔，1669年12月出生于贝莱（Belley）教区之迈拉（Maillac）城堡，其姓名写法有繁简之别，且有异文。秉正自云“我家姓de Moyriac,而Mailla盖为一领地名，用以为氏以别于长房。”他1703年6月入华，1748年6月逝于北京。系著名传教士汉学家马若瑟、巴多明同门、同期教友，生前同样深得康熙帝的器重，据云：“康熙帝欲使满语传世久远，曾命人将中国正史译为满文；派深通满、汉文字官员为译人。至1692年满文译文告成。至是帝又命秉正将同一史书转为法文。”继云：“欧罗巴人之精研中国历史、文学，得谓鲜有能及秉正者。秉正研究勤挚，辅以强健之记忆力，中国士人与之讲学者，莫不惊叹云。”（格鲁贤撰写冯秉正《中国通史》序言，XXV页以下。）——上述参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607-6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⁴ 冯秉正编译的《中国通史》所依据的，是康熙帝鉴定的满文《通鉴纲目》，采录《通鉴纲目》者，达97卷之多，耗时六年，冯氏一完成此书就将之寄赠里昂图书馆，1737年寄达，当时著名的思想家、世俗汉学家弗雷莱看重冯氏这部《中国通史》，拟由国家出资刊行，后因弗雷莱病故而未果，才由里昂图书馆转赠道院长格鲁贤（Grosier,S.J.）在巴黎刊行。

⁵ 格鲁贤所著《中国概述》（*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hine,...*）除首次作为冯秉正《中国通史》第13卷法文版在巴黎问世后不久，又数度单独刊行：1785年、1787年、1818-1820年间三个独立法文文本，1788年和1789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1795年再版。参见张国刚著《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第333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

⁶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5-779.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⁷ R.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I, Gallimard, Paris, 1988. PP. 334.

然。

谢尼埃这位锐意革新的法国诗人，从其“中国诗歌”的阅读中，究竟提取了哪些他“所需要的东西”呢？他通过冯秉正法译《中国通史》的初始阅读，接触到康熙帝“田园主题诗”描写各种田野乡间题材，诸如“新开垦的田野，旱灾和夏天的劳作，救活稻苗的及时雨，精耕细作的平原，一所漂亮的住房，一场冰雹，一首颂茶歌”⁸等等……由此媒介，引领他与《诗经》——据认为是孔夫子编纂的中国“古代诗歌经典”——相遇相识，读到了其中“国风”里几首短小精悍的民歌，不断发出赞叹，赞美它们“赏心悦目的纯真”，是“美不胜收”的好诗、“绝美的诗句”，或“值得一读”的佳篇⁹……，在欣赏阅读中，他虽不无遗憾地感到，由于当时缺乏相对应的音译移植标准，致使法国译人和读者初遇《诗经》，不知该把它标为（或读为）《Che-king》还是《Chi-king》为好，因而不免产生某种犹豫的困惑，但对诗人读者的他来说，尚无大碍，谢尼埃依然能从诗歌中发现到儒家的智慧和“哲人”的诗歌作者，并亲手全文抄录了被他称之为是一位中国“哲人”兼诗人的一首佳作，予以赞赏：

“我的居所是一间三倍我身高的房间，华美从来就不曾进入过，洁净也从没有离开过。编席是我的床，双层粗布是我的被盖，这已经足以使我能在白天坐着，夜晚睡眠。这边是一盏灯，另一边是一座香炉。鸟儿的鸣唱，风儿的呼啸，泉水的喃喃自语，是我听到的仅有的声音。我的窗可以关闭，门可以打开，但这一切只会为智慧的人而设，恶人逃之不及。我不像和尚那样剃度，也不像道士那样斋戒。真谛常驻在我心中，纯真指引我的行为。我既无宗师，也无门生。我从不滥用生命来梦想虚无或妄立言说，更不会去稍事讽刺挖苦或吹捧颂

⁸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5.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⁹ *Ibid.*, PP. 776.

扬。我既没有观点，也没有规划，荣誉如财富一样与我无缘。对我来说，所有感官享乐都不能引起我的欲望，享受孤独与宁静是我最重要的事业。快乐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喧嚣离我远去。我仰视青天，就有了勇气；我俯视大地，便受到了抚慰。我在这世界，却又不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的一年，我将被领往一个港口，我会感到我曾为自己而活过。”¹⁰

上述一诗是谢尼埃从《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和格鲁贤《中国概述》¹¹中读到的一首中国“哲学诗”，此诗作者被谢氏赞为“中国的贺拉斯”，在谢氏眼中，这位中国诗人显然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或许从他身上不难看出儒家智慧的某些要素，但他绝不是一个在其位谋其利的官吏，可能是位失宠的官员，至少是避开世俗杂务、退隐官场而一跃为静观世界、吟诗的“哲人”，如其诗中所歌唱的，“我从不滥用生命来梦想虚无或妄立言说，更不会去稍事讽刺挖苦或吹捧颂扬”，而宁愿“享受孤独与宁静”：“快乐从四面向我涌来，喧嚣离我远去。我仰视青天，就有勇气；我俯视大地，便受到抚慰。”因而深得法兰西诗坛才俊谢尼埃的赞赏，令这位酷爱思想自由的西方才子，在激赏孔夫子的“诗歌经典”及其智慧之余，也不失时机地、机智地讥讽传教士们篡改中国和孔夫子的历史，他在“文学笔记”中这样幽默地写道：“我们的传教士们也将尧和《尚书》的作者们视为预言家。他们从未怀疑我们称之为 Confucius[孔夫子]的圣人孔夫子（Coug-Fou-Tsée），是一位先知、预言家，因为他说过也曾写下‘圣人自西方来’。他们指出，中国人对这位孔圣人的预言深信不疑，去印度找到了对佛的崇拜，从而便过早

¹⁰ 该作引文据谢尼埃《中国文学笔记》译，中文原作具体出处待考。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7-778.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¹¹ Ibid., PP. 778. Voir Mém., t.VIII, PP. 258. Descript.Gén., PP.710.谢尼埃在此提到的是格鲁贤《中国概述》，而不是谢尼埃全集编者所说的是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参见【美】格洛丽娅·比恩（Gloria Bin）《谢尼埃与中国诗》（*Chénier and China*）。Cf. Gloria Bien, *Chénier and China*, cite in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 242 (1986): 363-375.PP.366.

地自以为发现了真谛。其实，这位哲人的预言所指，不是别人而是耶稣基督，甚或传教士本人。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帕斯卡尔对此加以嘲笑，但希伯莱人的经书并非是唯一预言出耶稣会士的著作。”¹²针对传教士从中国古籍中寻章摘句，搜寻基督教义的做法，谢尼埃写下了上述这几行充满讽喻性的文字，我们借用后世批评家的说法，字里行间，可谓都透溢着某种“哲人”的精神¹³。当谢氏在《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中读到传教士文章宣称，中国《五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世俗著作时，这位极其敏感的诗人又不失机敏地躬身自问，继续这样质疑：“应当进一步考察，我认为这并不是不可能加以证实的，比如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古代著作，其中包括那本由梵文写成、先译为波斯文，后又转译为英文在当今英国出版的著作，是否与《五经》中最古老的书籍同样古老。不管怎么说，五经中最后一本经书《春秋》是我们称为 Confucius[孔夫子]的著作。这位哲学家生于公元前 550 年。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荷马、赫西奥德、俄耳甫斯甚至奥诺莫克里特（Onomocrite）的著作已经发表，希罗多德的史书则刚刚问世。”¹⁴诗人这种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态度与立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以今人的眼观光看，都实属难能可贵。我们知道，在 18 世纪法国和欧洲思想文化界曾经规模空前的一场中国文明的大论战中，有些人害怕成为异端，就拒绝承认中国人历史悠久，有些人为了反教会，就企图把中国人说成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进而形成崇华与贬华之争，陷入极端，而谢尼埃则采取了一种客观、中正、平衡的立场，即他所称为孔夫子或让·施伦伯格（Jean Schlumberger）的“中庸”（le milieu juste）的立场。历史地看，谢尼埃上述说

¹²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9.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¹³ Voir R.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I, Gallimard, Paris, 1988. PP. 335.

¹⁴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9.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法，事实上也是正确的，在人们当时所知道的中国、印度和地中海世界的古书之前，已有为数甚多的世俗著作问世，一如有后世文化史家不无道理地进一步指出的，假如法老的埃及没有写出《兄弟俩的故事》(*Conte des deux frères*)，大概《圣经》也就无法给我们提供那段让约瑟与波提乏¹⁵的妻子相对立的插曲了；而且，当人们无须相信是上帝本人在《圣经》中说话时，那么，人们便有理由认为，《旧约》中《出埃及记》里的这段故事与埃及世俗作品中的一部杰作极为相似，这就是《西努希传》(*Histoire de Sinouhé*)¹⁶。由此可见，本世纪末法国诗才谢尼埃，犹如世纪初的世俗汉学家、著名思想家弗莱雷那样，努力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而无须在乎如某些思想界、宗教界人士那样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证明所谓“大写的真理”，从而避免落入那一时代一般人难以避免的“崇华”与“排华”之极端，始终坚守较为科学客观、平正的立场，难怪近世著名的文化史家艾田蒲要这么定位：“在仰慕与排斥中国的人们中间，我认为安德烈·谢尼埃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不受任何蒙蔽，懂得热爱中国的美妙之处。”¹⁷从文化史、思想史，乃至学术史的角度给予肯定的评价。

2， 阅读《诗经》：通向东方诗国

不过，细究起来，政治道德和孔夫子并不是谢尼埃关注中国的焦点。其“中

¹⁵ 波提乏 (Putiphar) 《圣经》故事人物，为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

¹⁶ 西努希为埃及王国第十二王朝 (公元前 1991-前 1786) 官员。现代芬兰作家米卡·瓦尔塔里的通俗小说《埃及人》就是根据西努希的事迹改写而成的。关于这部传记，早在 1911 年，S·德里奇 (S.De Ricci) 就在《吉梅博物馆 (民间故事及希伯来语文学) 普及丛书》中写道：“自摩西杀死了那个埃及人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在任何方面都与他 (西努希) 一致了。同样是为了躲避一个愤怒的法老，摩西才逃离米甸 (Madian) 地居住。如同对待西努希一样，贝督因人热情地接待了摩西，流珥 (Rehuël) 让他做了自己的女婿 (见《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如同雷德努 (Réténou) 首领把大女儿嫁给了西努希一样。”居斯塔夫·勒福布尔 (Gustave Lefebure) 在为《法老时代的埃及小说与故事》(*Les Romains et Contes égyptiens de l'époque pharaonique*) 写的序言中补充说，在《犹太古代文物》(*Les Anquités judaïques*) 中，约瑟“提供的其他细节更说明了[……]这一插曲与《出埃及记》中叙述的事情的相似性。” Voir R.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I, Gallimard, Paris, 1988. PP. 330-341.

¹⁷ *Ibid.*, PP. 341.

国文学笔记”充分表明，他对《诗经》、对中国诗歌有着特别的兴趣。尽管法国编译者们曾多次指出，《诗经》这部诗集据推测是孔夫子编纂的，但谢尼埃对此似乎未特别在意。他反倒抱怨耶稣会士们在音译《诗经》书名时前后不一，时而译成“Chi-king”，时而译成“Che-king”，并指出读者原本可以免遭这种困扰的。对他来说，与希望能够看到整部诗集的译本相比，拼写前后不一致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在阅读《中国概述》《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的过程中，举凡遇到选自《诗经》里的译诗都做了注释，作出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并密切地关注《诗经》在欧洲是否有完整的译本¹⁸。谢尼埃阅读《诗经》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并不像往昔传教士或前辈学者那样，仅仅将该著视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道德、伦理风尚的原始资料，着力于从布教或政治层面的观照；他注重考析的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行为礼仪、个人生活等等，如何影响着中国民族的语言特性，继而进行文学层面的审视，专注于诗性的容受。关于《诗经》文学层面的语言特点考索，谢尼埃依据传教士提供的译介文本，认为《诗经》“国风”中那些吟唱诸侯国不同地域传统风习的民歌，无一不充分体现了各地区的叙说方式、语言特征和抒情风格，他认为此乃众所皆知而无需他证的事实，还特地援引传教士译的《诗经·卫风·硕人》中一阙诗句加以明示：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¹⁸ 谢尼埃在读到《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第1卷第311页时写道：“孙璋神甫翻译了《诗经》和《礼记》。有人还说《书经》和《诗经》的手稿在欧洲。这些手稿是原本还是译本呢？《书经》的译本已经在欧洲出版了。”Cf.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9.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齿如瓠犀。

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

眉目盼兮。¹⁹

《卫风·硕人》以如此奇绝的华章和如此奇特的语言，抒写卫庄公夫人的优美动人的风姿，令谢尼埃心醉神迷！他认为此乃《诗经》中不同诸侯国的“风俗习惯传统、个人生活、食物、气候影响民族语言天才”²⁰的一个突出例证。对此，谢尼埃还摘抄了一首早于《诗经》的《击壤歌》²¹，予以补充说明：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¹⁹ 谢尼埃亲手摘抄的这首法译诗行为：« ses mains sont comme les tendres rejetons d'une plante, la peau de son visage comme la surface de la graisse fondue, son cou comme le ver blanc qui forme dans le bois, ses dents comme des grains de melon ; elle a les tempes comme la cigale, les sourcil comme le papillon ; qu'elle sourit agréablement……! » Mém., t.VIII, PP .258.Cité in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7.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²⁰ Ibid., PP. 777.

²¹ 据赵庆庆老师协助笔者查核，《击壤歌》出自《帝王世纪·击壤歌》，或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考：“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谢尼埃摘抄的这首歌谣法译为：« Quand le soleil commence sa course, je me mets au travail ; et quand il descend sous l'horizon je me laisse tomber dans les bras du sommeil. Je bois l'eau de mon puits, je me nourris des fruits de mon champ. Qu'ai-je à gagner ou à perdre à la puissance de l'empereur ? »试译中文为：“当太阳升起时，我开始劳作；当太阳降落在地平线下，我投入自己的梦乡。我喝着自家井里的水，我吃着自家田里的果实。君王的权威与我有何干系？”

这是一首淳朴的古风民歌，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唱词就是上述的诗句，歌唱的是在上古上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生动地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普通劳动者自食其力生活的真实写照。谢尼埃读后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影响叙说方式、语言特点，进而影响抒情风格的鲜明例证，他极其欣赏，决定要将其移植到自己的《田园诗》去。

我们注意到，谢尼埃阅读中国、阅读《诗经》的兴趣，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特别的喜好，还表现出诗人对其中折射出的中国道德伦理、行为方式和历史传统的应有的关注，但这显然与前驱传教士们“读经”、“释经”的关注点、切入点是大相径庭的。这一方面，只要读一读诗人谢尼埃援引传教士移植《诗经》译诗的例子，便可一目了然。比如韩国英神父（P.Pierre-Martial Cibot）翻译的《诗经·郑风》中的《将仲子》一诗，这无疑是《诗经》民歌中一首清新可人的乡野情诗，韩神父则视之为《诗经》宣扬“孝德”的诗歌范本而加以译的，译诗题名也改为《牧羊女》（La Bergère. Chi-king Koué-fong, Chap.VII.）²²，全篇诗文如下，请读者试阅：

O Tchong-tsée ! je t'en prie, ne viens pas dans notre hameau, ne romps plus les branches de nos saules. Je n'oserois t'aimer, la crainte de mon pere & de ma mere me retient. Mon coeur pourroit se tourner vers toi, mais puis-je oublier ce que m'ont dit mon pere & ma mere ?

哦，仲子哥！我求你了，不要蹀进我们小村庄，别再攀断我家的柳树枝了，

²² 韩国英（P.Pierre-Martial Cibot）《论华人之孝》（*Mémoire sur la piété filiale des chinois*） Vo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 IV.(1779), *Doctrin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 PP.174-175.

我不敢爱你，对父母的畏惧阻止了我，我的心可向着你，但我怎能忘记父母对我说过的话呢？

O Tchong-tsée ! je t'en conjure, ne montes pas sur notre muraille, ne rompt plus les branches de nos mûriers. Je n'oserois t'aimer, la crainte de mes freres me retient. Mon coeur pourroit se tourner vers toi, mais puis-je oublier ce que m'ont dit mes freres ?

哦，仲子哥! 我恳求你了，不要攀越我家的围墙，别再折断我家的桑树枝了，我不敢爱你，对兄长的畏惧阻止了我，我的心可向着你，但我怎能忘记兄长对我说过的话呢？

O Tchong-tsée ! je t'en supplie, n'entre pas dans notre jardin, ne romps pas les branches de nos arbres de Sandal. Je n'oserois t'aimer, la crainte de mes parens me retient. Mon cœur pourroit se tourner vers toi, mais puis-je oublier ce que m'ont dit mes parens ?

哦，仲子哥! 我哀求你了，不要进入我家的花园，别再攀折我家的檀树枝了，我不敢爱你，对亲戚的畏惧阻止了我，我的心可向着你，但我怎能忘记亲戚对我说过的话呢？²³

《诗经·郑风·将仲子》原诗文本如下：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²³ 上述中译诗句，皆系引者依据韩国英神父法译原诗文本试译，仅供参考。

诗人谢尼埃不识汉字，当然看不懂中文原版诗篇，他凭据的是韩国英法译移植文本，一读到《诗经》中这首译诗，就赞之为是一首歌唱爱情的“绝美的乡野诗篇”，通篇充满“令人悦目的质朴”²⁴，称收入他自己的《田园诗》集正适宜。而此诗译者韩神父如上所示，他之所以移植该诗，是仅仅将之视作宣扬道德（特别是孝德）的范本而加以特别推介的，与鉴赏者谢尼埃欣赏的焦点，显然相悖。类似的例子还有：如《诗经·小雅》中的《蓼莪》，韩国英译为《悲伤的儿子》（*le fils affligé*）²⁵，谢尼埃赞为“全诗充满美妙的事物”；《诗经·国风·邶风》中的《柏舟》，韩神父译为《年轻的寡妇》（*La jeune veuve*）²⁶，谢氏赞为“迷人的好诗”应将之融入他自己的《田园诗》；《诗经·小雅》中的《棠棣》，韩译《兄弟》（*Le frère*）²⁷，谢氏夸奖为是“中国最优美的中国颂歌之一，最奇妙的诗篇”等等，足见诗人谢尼埃和传教士读《诗经》，有截然不同的读法，谢氏注重的是诗性解读，传教士看重的是“读经”“悟道”；即使两者同样关注原作中表达的民风民俗、社会公德和伦理传统，谢尼埃侧重的是文学书写和诗意的摘发，传教士看中的是“释经”、“说教”、“布道”，关注点和出发点都显然不同。

细读谢尼埃《中国文学笔记》，我们还发觉到，《诗经》和中国诗体作品，诸如诗歌、散文诗、寓言故事等等，之所以引起谢氏极大兴趣，并不止于这些作品对“村野生活细节”的一般再现，还由于这些作品对中国古风细致具体而颇富诗性的书写。有时候他宁愿赞美几篇他觉得清新素朴的诗体散文和寓言故事，这在他颇为广泛的阅读中，实不乏这样的例证。比如司马光（Sée-ma-

²⁴ 谢尼埃的赞语皆见其《中国文学笔记》不再详注。Voir André Chénier,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P.776. cité de ses *Œuvres complètes*, dans l'édition de la Pléiade procurée par Gérard Walter, Gallimard, 1950.

²⁵ Vo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 IV.(1779), PP.171-172.

²⁶ *Ibid.*, PP. 172-173.

²⁷ *Ibid.*, PP. 173.

kouang) 的寓言故事《燕子》 (*L'Hirondelle, Fable allégorique*)²⁸和无名氏的抒情散文《农夫》 (*Le Laboureur. King-ting-tsi-tching, Liv. XIX.*)²⁹, 前者寓意、颂扬的是普世伦理德行, 后者抒怀的是普通人的美德, 两文都充盈着诗情, 诗意盎然, 因而深得谢氏的喜爱, 表明这位诗人阅读中国而令其动心的, 并不是一般的、即时性的社会风景, 而是古代中国良风美俗的诗意呈现。他之阅读视线完全投向了古代中国的传统风尚及其精神意蕴的诗意表现与抒情画面, 目的旨在从中寻求自身文化的诗性滋养。他曾不止一次表白, 有意采撷这些文学素材当作浇灌自家诗苑的源泉, 这种鲜明的接纳意图, 与其举步诗坛“创造性模仿” (*imitation inventrice*) 的信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知道, 诗人谢尼埃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深切熏陶下而步入诗坛的, 他的模拟诗以及许多抒情、田园、牧歌体, 就是希腊罗马文学深刻影响的产物。这在其以诗论诗的代表作《创造》 (*L'Invention*) 与《书简诗》 (*L'Épître*) 中, 他已就仿古与创造、继承与革新的辩证诗艺观, 作了精辟的论述³⁰。他之热情采集东方古国文学素材, 显而易见, 是与这一接纳路线和策略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 是诗人谢尼埃阅读中国、阅读《诗经》的基本指向与期待。不难看出, 这也是这位诗人在中国退潮期选择中国、阅读中国而钟情于文学中国的内在根由。如此, 秉承“创造性模仿”这一受纳线路的法国诗人, 每每读到《诗经》或其它中国诗歌体的作品, 总使他联想到古希腊罗马田园牧歌体的歌唱, 情不自禁地发出上述的赞叹, 充分显示了谢尼埃惊人的想象力、鉴赏力和不凡的审美才具, 而在其对中国诗歌美的阵阵赞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诗人意欲构筑东西诗歌汇通之桥的愿望与雄心。

²⁸ *Ibid.*, pp. 177-178.

²⁹ *Ibid.*, pp. 180-182.

³⁰ 参阅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第一卷 (修订本) 第 328-32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

三，谢尼埃鉴赏中国诗歌美：东西诗歌汇通的可能性

谢尼埃阅读《诗经》，通向中国诗歌之旅中，表现了惊人的欣赏能力和鉴赏能力，他不是简单地从历史和语文学层面上观照中国文学和中国诗歌，而是能欣赏其诗歌的“暗示层面”和“哲学意蕴”，即他拥有能“视诗为诗”的窍门，尽管是通过耶稣会士们十分粗糙的翻译仿作。在这一点上，亦如有学者所言，“他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³¹。事实上，谢尼埃迈向中国诗歌之途中所依据的传教士大多数翻译仿作，不少译品的水准是难以让人恭维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诗经·邶风》中的《柏舟》（韩国英神父译为《年轻的寡妇》）一诗，且不说译者对汉文原诗的理解上的偏颇，单从法译本身观之，也是有失水准的³²，即使通过这样不很高明的译文媒介，谢尼埃依然能从中辨认出它是一首“迷人的好诗”，立意将之移植到自己的“田园诗”中去，实是出自他那令人惊异的判断力、鉴赏力。我们知道，判断力、鉴赏力，是审美的基石，两者的不断提升，则是高水准审美能力的表现，这对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来说，是他们赖以广纳四方素材和诗情，酿制自家佳品的必备的基本功和前提，诗人谢尼埃在这一方面具有出众的功夫和非凡的才具，因而实际上具备了汇通东西诗歌的可能性。

谢尼埃赞赏、钟情于古希腊文化艺术，对通常被视为能与之相比匹的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在他那一时代只能通过不确切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翻译，因而往往是在一种隐约模糊的状态下，读到一些中国诗歌的。看起来，谢尼埃

³¹ Bien, Gloria. *Chénier and China.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 242 (1986): 363-375.PP.374.

³² Vo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 IV.(1779), PP.172-173.

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他自己早就意识到，诗歌是无法翻译的（intraduisible）。况且中国诗歌的早期译者传教士们也有言在先：“在这里，请允许我们提请诸位注意，汉语与任何一门欧洲语言都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中国人写的诗是‘另类’语言系统，其中的每个字都会产生**动作**（action），构成**图像**（image），因此，要在不放弃‘诗性’的前提下翻译这些诗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³³谢尼埃摘录的大部分中国诗歌均来自于《诗经》——中国诗歌的经典著作，均出自传教士的首译，其阅读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些诗歌被翻译成一种如此奇怪的语言之后，谢尼埃居然仍能发觉蕴藏在诗中的优美。不过，他品味到的美与原中文诗所展示的美肯定不是同一的，因为在所有语言中，“词语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述。既然在诗歌中，是词语优美而不是要表述的事物之美。那么，这不仅仅无法用另一种语言来还原其美，即便是用同一种语言中的不同的词也是很难做到的。”³⁴在中国诗歌中，令谢尼埃赞叹的，自然不是对一种他一无所知的语言用词优美的赞叹，也不是对已被译的所剩无几的韵律节奏的迷恋，但他还是能够从译文所保留的画面描述和由此所产生的联想中，品味出诗的意境。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他那个时代，几乎只独有他一人对中国诗歌有如此敏锐的感受力？

原因不外在于，谢尼埃具有不凡的鉴赏力和高水准的审美能力，他是真正的诗人。而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捕捉到“物与言”创作之间的隐喻关系。隐喻性的言说和创作往往会使那些思想狭隘，墨守成规的人感到很不舒服。谢尼埃不同于常人，他有着相当开阔的思想视野来发现两者间微妙联系，自然也就能够

³³ P. Pierre-Martial Cibot, *Avertissement in Doctrin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 Vo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 IV. (1779), pp. 168.

³⁴ Cf. Lu Jin, *Du Goût de Chénier pour la poésie chinoise: essai sur son esthétique*. Revue : *Tangence*, Numéro 68, hiver 2002, p. 103-119

欣赏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不常见的中国隐喻。如是，一旦了解谢尼埃美学中最推崇的，是“朴实”和“自然”，我们也就明白，当他读到韩国英神父译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何以情不自禁地那么赞叹，他找到了一首令其赏心悦目的“美妙质朴”的中国诗！谢尼埃十分欣赏这些中国诗歌的新颖独特的风格，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之出众的诗才和想象力，使他能够领会对一般法国读者来说奇特怪诞的隐喻，他能从中欣赏到画面的优美和事物内在灵魂所要表达的精髓。“他对自然的热爱，是具象有形的，充满感官的和令人激动的，并把这种爱延伸到所有他能感知的事物之中去。”³⁵ 同样，他也不失时机地接纳一种精确而独特的词汇，令他同时代某些高雅之士挑剔的眼光极为刺眼，因而被彻底排除在古典主义之外。应该说，谢尼埃对中国文学诗意隐喻的深切领悟、对中国诗歌新颖独特的言说方式的亲近与接纳，完全得益于他的敏锐不凡的鉴赏力和审美力，得益于他的“创造性模仿”的艺术实践与信念。诗人谢尼埃通过传教士提供的中国诗译仿作的阅读、体悟，实实在在的从中看到了这些中国诗歌能为己所用的可能性——即通过他所称之为的“创造性模仿”过程，使之最终成为自己诗歌创作中的灵感源泉。简而言之，谢尼埃的美学观为他打开了研读中国诗歌、采集中国诗情的大门，他在中国诗歌中找到了与自己的审美趣味、审美需求和创作理念相类似相契合的东西，从而为这位法国诗坛革新者提供新的资源、新的参照、新的灵感和新的视野，也无疑为他试图构筑东西诗歌汇通之桥，铺平了道路。

的的确确，深层次的看，诗人谢尼埃在迈向东方诗国的途程中，对中国诗歌的特别亲近和赞赏，不仅出自诗人的审美趣味和美学吁求的需要，也因他自

³⁵ Ibid.,

身“创造性模仿”的经历和体验所致，他所拥有的这一创作体验和艺术信念，无疑也是他与中国古典诗歌相遇、牵手、结缘的心理依据和内在根由。这一点，只需将诗人自己的一些诗作和他所赞赏过的某些同类中国诗篇放在一起阅读，稍加比照，即可证之。我们不妨来读一读谢氏的模拟诗《年轻的病人》（*Le malade*）³⁶和他所欣赏的《诗经·小雅》中同类主题的《蓼莪》（耶稣会士韩国英译为《悲伤的儿子》）³⁷。《年轻的病人》是诗人早期田园诗的模拟之作，诗歌写一个慈祥的母亲祈求阿波罗神怜悯她害相思病的儿子，慈爱至诚，金石为开，使母亲最终得以把一个美丽的姑娘带到儿子面前，让其成婚，救了儿子的性命。诗作借用希腊神话传说，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笔致，通篇歌唱母爱的力量，写得情真意切，是谢氏早期采集古希腊题材模仿创造的代表作。《蓼莪》一诗是古代中国的一首颂歌，诗作主人公亦如上述《年轻的病人》，也是一个“不幸的儿子”（韩神父法译“悲伤的儿子”），写其苦于征役，不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悲伤：“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一唱三叹，颂歌母爱父爱和养育之恩，写得同样意真情切，令人动容！可以想见，谢尼埃当年读到《诗经》中这首法译颂歌（哪怕是通过不很高明的译），他必定会想到自己的诗作《年轻的病人》，定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灵感应和读之难舍的巨大吸引力，特别是中国诗《蓼莪》中那“赋比兴”一唱三叹、独树一帜的言说方式和古

³⁶ Voir *Le malade*, dans André Chénier, *Œuvres complètes*, PP.30-33. texte établi et commenté par Gérard Walter,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Paris, 1958. 《年轻的病人》写一个母亲为其失恋害病的儿子祈求阿婆罗神怜悯保佑，终于治愈了儿子的心病。该诗是谢尼埃举步诗坛模仿古希腊短歌诗体之作，早于他阅读《诗经》和中国古典诗歌前问世。

³⁷ Vo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 IV.(1779), PP.171-172.

朴、纯真的抒情格调，与他所熟悉的古希腊的田园牧歌风韵何其相似乃尔！这必定在诗人内心里唤起一种新的灵感、新的想象力，从而激起一种欲罢不能的新的创作冲动。要不，他何以一读这首中国诗就惊叹它通篇“充满着美好的事物”，欲将之融入自己的歌唱？而这种欲罢不能的创作冲动和心灵感召力，无疑是诗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亲、结缘的内在之驱动，是东西方诗风、诗情和诗境互动交汇的见证³⁸。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英年早辞的诗人趁兴再创造的机缘，倘能给诗人再显身手的机遇，那么，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诗坛或许将是另一番风景，中法（东西）诗歌汇通和中法文学交流或许也将会有别样的景观。然而，历史又毕竟是公正的，伴随岁月的流逝与陶冶，诗人身后留下的包括《中国文学笔记》在内的诗论、诗作，终于抹去世纪的尘埃，渐渐为后世文界、学者不断挖掘、发见和重视，而于19世纪重现异彩，使这位世纪之交承上启下的天才诗人永载史册。谢尼埃作为世纪之交法国诗坛天才歌手，他在法国文学—诗歌史上的重要建树正在于他以风格独具的歌唱和创造实绩，为18世纪稍嫌“荒芜”的法国诗苑开辟出了一片“绿洲”，一方新天地。他深得古希腊罗马文学之精髓，善于采用牧歌田园诗体的形式和前贤的诗艺，表现今人的思想，善于引举古人的“诗歌火焰”，点燃今人的心灵火炬，给诗歌创作注入抒发个人情感的灵魂，注进了新的生机。他的诗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的窠臼和羁绊，充溢着浓郁的抒情韵味和炽热的内心感情，而使其歌吟和创造熠熠生辉，惠及下世纪新一代诗坛骄子³⁹，

³⁸ 类似的例证还有谢尼埃的田园牧歌诗《乞丐》（*Le mendiant*）和他极力赏识的《诗经·小雅》中同类主题的《常棣》等等，在此不再详述。Cf. André Chénier, *Œuvres complètes*, PP.34-42. texte établi et commenté par Gérard Walter,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Paris, 1958. Vo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 IV.(1779), PP.172-173.

³⁹ 诸如给19世纪一代诗才拉马丁、雨果、乃至维尼、缪塞、戈蒂耶等的影响和感召。我们读谢氏《哀歌》（*élégies*）无题诗：“一本书捧在手，在校树林里穿行，毫无遗憾、担心和愿望，享受宁静，什么也比不上这种乐趣。柔和的忧郁啊！……”“傍晚的时分，从偏僻的山洞出来，/他在山坡上漫步徜徉，/望见天

给他们以新的感召和启迪，将迎来 19 世纪法国诗苑百花争妍的盛世。谢尼埃作为“哲学家世纪的天生诗人”⁴⁰、作为深得西方缪斯精髓且熟谙中国诗美的“天生诗人”，他的诗富于音乐美和绘画美，伴以古朴的异国情调、凸显的风情画面和真挚的抒情咏唱，给法国诗歌带来了清新浪漫的气息，注进了新的生命；他的诗论对《诗经》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别兴趣与审美阐释、对中国诗歌之诗风诗情的赞赏和接纳、对中国诗语言文字的诗性解读和想象，这一切在他那里皆预示着，“哲学”的道德和理性兴趣将转向下个世纪浪漫主义的新灵感和新主题，给 19 世纪想象中国、描写中国的作家、诗人如雨果、瑟南古，乃至戈蒂耶为首的巴那斯派以新的启示⁴¹，从这一意义上看，诗人谢尼埃不仅在法国文学诗歌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作家，而且也是法中文学关系史上继往开来的作家，可以说是 18 世纪哲学家时代最后的“天生诗人”，是 19 世纪浪漫诗派最先的歌者，其历史的重要定位和深远影响显而易见。

主要参考文献：

空落日余晖色彩万千，/远方群峰之上，晴日已消失不见。”(André Chénier, *Œuvres complètes*, PP.56-58.texte établi et commenté par Gérard Walter,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Paris, 1958.)会想起拉马丁的《山谷》、《黄昏》等诗和忧郁的情调；再读他的《尼埃尔》(*Néaere*)的诗句：“噢，天空，大地，海洋，草坪，山岳，河岸，/鲜花，簌簌响的树林，山谷，荒僻的岩洞，/请时常忆起她，请永远记着她。”(André Chénier, *Œuvres complètes*, PP.10.texte établi et commenté par Gérard Walter,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Paris, 1958.)也会想起拉马丁《沉思集·湖》情景交融的笔法；更不用说他的富有音乐节奏、哀歌式的叙事抒情诗直接影响了维尼、雨果（《东方集》）和缪塞（《五月之夜》）。参见郑克鲁《法国诗歌史》第 79 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

⁴⁰ 20 世纪批评家的赞语。卡斯泰等《法国文学史》第 507 页，阿舍特出版社，1981 年。

⁴¹ 巴那斯派就把谢氏诗作先驱，试读他的《酒神》(*Bacchu*)几句诗：“肚腹宽大，布满斑点的老虎，/凶猛的豹子，目光灼灼的眼睛，”“岩石的声响重复他们的歌曲，/黯哑的长鼓，响亮的铙钹，/弯曲的双簧管和双重的响板。”(André Chénier, *Œuvres complètes*, PP.3-4.texte établi et commenté par Gérard Walter,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Paris, 1958.)这些诗行使人想起巴那斯派主倡诗人勒贡特 (Leconte de Lisle) 甚至波德莱尔的诗句。谢氏对神话和传说的运用使人想起雨果的《历代传说》，他的讽刺诗和雨果的《惩罚集》息息相通。参见郑克鲁《法国诗歌史》第 79 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 André Chénier : *Œuvres complètes*, texte établi et commenté par Gérard Walter,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0

2) Bien, Gloria. *Chénier and China.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 242 (1986): 363-375.

3) Lu Jin, *Du Goût de Chénier pour la poésie chinoise: essai sur son esthétique*. Revue : *Tangence*, Numéro 68, hiver 2002, p. 103-119.